

字里行间的哲学

被遗忘的隐微写作史

[美]亚瑟·梅尔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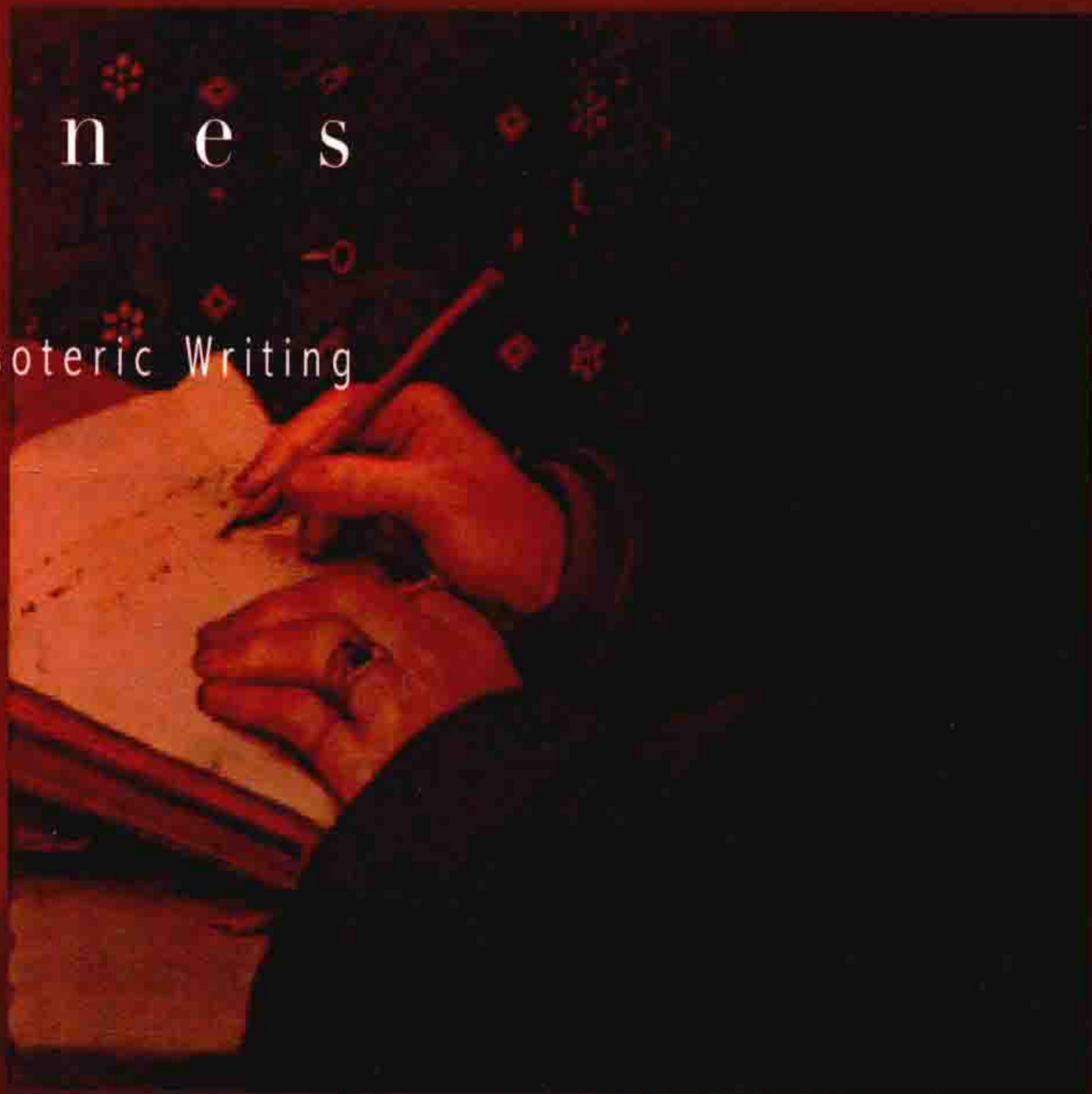
赵柯 译

P h i l o s o p h y

B e t w e e n

T h e L i n e s

The Lost History of Esoteric Writing



字里行间的哲学

被遗忘的隐微写作史

[美]亚瑟·梅尔泽 著

赵柯 译

P h i l o s o p h y

B e t w e e n

T h e L i n e s

The Lost History of Esoteric Writing

Arthur M.Meiz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字里行间的哲学:被遗忘的隐微写作史/(美)亚瑟·梅尔泽著;赵柯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5675-7249-2

I. ①字… II. ①亚… ②赵… III. ①哲学-著作-写作-哲学史-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1975 号



PHILOSOPHY BETWEEN THE LINES: The Lost History of Esoteric Writing

by Arthur M. Melzer

Copyright © 2014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7-264 号

字里行间的哲学:被遗忘的隐微写作史

著 者 (美)亚瑟·梅尔泽

译 者 赵 柯

责任编辑 陈哲泓

封面设计 刘怡霖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20.5

字 数 45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249-2/B.1106

定 价 10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前言

显白的(exoteric)和隐微的(esoteric),形容词(哲学史):

第一个词表示表面的(exterior),第二个词表示内在的(interior)。古代的哲人具有双重教义(double doctrine);一种是外在的(external),公开的,或显白的;另一种是内在的(internal),隐秘的,或隐微的。

——狄德罗,《百科全书》

……所有哲人都如此热切地接受了两种教义之间的区别,并通过这样的区别秘密地教导了与他们的公开教诲相反的东西。

——卢梭

我们现代人相信进步。但是,即便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时间的流逝不仅带来了智识上的进步,也带来了退步——既有发现,也有僵化、否定和遗忘。然而,留意前者、忽视后者,对前者印象深刻,却是自然趋势。各种各样的发现显著突出,但遗忘却不引人注目。

无数的书籍被写出来,来庆祝一些重要现象的发现。不过,这本书却考察对一种现象的遗忘。

一种消失的写作方式——以及阅读方式

[xii] 在 1811 年 10 月 20 日致友人的书信中,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谈到了一种在他面前上演的遗忘行为:“我总觉得这不是件好事,甚至是一种灾难,在上世纪下半叶,人们不再区别显白的和隐微的,且这种做法愈演愈烈。”^①歌德

① 参阅歌德 1811 年 10 月 20 日写给帕索(Passow)的信。选自 Goethes Briefe und Briefe an Goethe, ed. Karl Robert Mandelkow (Munich: Beck, 1988), 3:168. Werner J. Dannhauser 译。

在信中写道,西方的智识生活正在逐渐经历一种古怪、不幸的转变。随着集体健忘症的缓慢展开,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哲学上的隐微写作——因为担心受到迫害,或因其他的缘由,而主要运用“字里行间”的方法来传达非正统的思想,表面上用传统的虔诚进行掩盖。

虽然歌德的提醒并未得到重视,但这一提醒却相当具有先见之明。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他所指出的哲学遗忘继续进一步地扩散和深化。18世纪上半叶期间,隐微写作仍然被众人所知,被公开地讨论,几乎所有人都在实践这种写作方式(从古至今,向来如此),正如题词所示。这两段话可以“倍增”百次——后面的确会这么做。但是,在19世纪,这种已成为惯例的现象却不知怎地被逐渐淡忘。到了20世纪,人们竟然信心十足地称之为一个神话。

它主要是被施特劳斯(Leo Strauss)——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哲学家——重新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晚期,施特劳斯开始出版与此相关的作品。正如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承认这一成就时所宣称的那样,“施特劳斯让我们回忆起自19世纪以来被我们想当然地遗忘的东西——人们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以往伟大作家所写的一切,也不应该相信他们在作品中所公开的一切就是他们内心想说的一切。”^①不过,施特劳斯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没有受到重视。

本研究将展开历史性的回顾,更加清晰地展现、证明,更重要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扭转这种异常的遗忘行为。该研

^① 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朱利安大帝及其写作艺术》“The Emperor Julian and His Art of Writing,”选自《古人和现代人》(*Ancients and Moderns: Essays on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Honor of Leo Strauss*), ed. Joseph Cropsey, trans. James H. Nichols J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4), 95.

究旨在让人们重新承认,19 世纪以前西方主要的哲学作家确实有一些理由来实践隐微写作,且实践隐微写作确实是一种极为流行的普遍行为。我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人们喜欢隐微主义(我自己也并不青睐它),或参与其中(我也不会这么做),而只是承认、理解、并接受它为一个历史事实——确切地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事实,影响了西方社会两千年来智识生活的全部进程。[xiii]我寻求的不是恢复隐微写作,而是恢复隐微阅读——重现哲学素养关键、但却遗失已久的要素。

我也并不试图确定,在长长的思想家名单上,每一位(或任何一位)思想家的隐微教诲到底是什么。这并非这样一本概括性的作品可以企及。只有对某个时期的某位哲人进行细致的考察,才有可能确定他的隐微教诲到底是什么。我这本书并不是:揭开各个时代的隐微秘密!可以说,它只是:恢复遗忘的隐微写作意识。这够“课题”(project)了。

什么是关键所在

对于这项课题的好处,读者在还未看到证明这种古怪做法确实存在的大量证据之前,自然想先保留判断。所以,至少应该先明确这个事情本身的重要性。这是关键所在。

如果过去的大多数哲人真的都习惯性地隐匿部分最重要的观念,表面上用符合传统的意见进行掩饰,那我们最好对此心知肚明。如果他们采用隐微写作,但我们却不进行隐微阅读,那我们必定会误解他们。我们将会有系统地隔绝他们思想中最不正统、最具有原创性、解放程度最高的部分。

危害虽然已经很大,但并没有就此打住。我们不仅会误解

所有这些作为个体的思想家,而且还会通过累积这种错误,形成关于思想家之间的联系、关于观念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关于西方智识史的整个运动和意义等的一系列错误观念。这种误解特别有害于现代哲学,使现代哲学内在或外在地倾向于停留在“历史理论”(theory of history)层面,亦即对哲学思想的阶段和轨迹进行解读。

但是,危害实际上还可能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如果我们出于这些缘由,误解了以往的哲人,又因此误解了哲学思想史,那我们最终不就是冒着巨大的危险误解人类理性本身的特点,特别是它与它所在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关系吗?我们可以通过察看理性做了什么——通过它的历史、它的失败和成就记录,而知道理性这个官能如何运作,理性又能够做什么。因此,系统性地误解理性史(history of reason)把人置于误解理解本身的巨大危险之中。

[xiv] 比如,正是这种担忧,特别地促使施特劳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隐微主义问题。施特劳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据较为复杂,让我阐述一下其中一个方面。他提出,对隐微写作的忽视,并不只是偶然让我们误解哲学史。我们可能对特定的思想家犯特定的错误,但除了这众多特定的错误之外,我们还会在解读所有思想家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犯一种普遍的错误。我们误以为哲人表面上的显白教诲就是真实教诲。再次,这些表面上的教诲,不管如何因人而异,都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精心设计的结果,为的是制造一种假象——作者顺从当时最强有力的教条;如果公开质问这些教条,那就太危险了。

因此,不用隐微方法阅读隐微作者的既定习俗对学术实践的影响一目了然、不难预测。它产生了一种系统性周而复始的错误印象:目之所及,我们看到的都是这幅令人垂头丧气的景

象：人类心灵(human mind)被所在时代的霸权观念所打败。甚至那些最有名的天才，比如，我们的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虽然天赋惊人，苦苦思索，最终似乎也只不过是证实了他们那个特定“洞穴”的神话。这种事情反复出现，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怎么说都不夸张。它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智识背景那个关键、但又不可见的部分，促使晚期现代或后现代倾向于激进地批判和剥夺理性。在遗忘隐微的年代，这似乎对每个人而言都显而易见：人类心灵并不自由，相反，它完全是语境化的，被文化所束缚，由社会所决定。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所有的真理最终都是地方化的、偶然的、暂时的；我们的最高智慧，只不过是精心炮制的故乡优越感(hometown ethnocentrism)。

相反，有关隐微的意识却揭示出“哲学顺从”这种无处不在的表面功夫的虚假和虚伪——这种表面功夫现在看来是一种讽刺、巧妙的反抗行为。在这座保护墙后面，受它的庇护和鼓励，一座充满勇气和异议的地下秘城蓬勃发展，一个随心所欲的地下心灵酒吧茁壮成长。但是，本应庆祝这一切的我们，却不知怎地不愿意相信这一切。不过，正如一句古老的埃塞俄比亚寓言所言：“伟大的老爷去世时，聪明的农夫深深地鞠躬——暗暗地放屁。”每一个被统治阶级都有其无声的反抗艺术——哲人也有。在没有暴力的地方，欺骗和保密是自由的主要载体。^① 如果现代学者像狡猾的农夫那样多想一想，他们就愈加不会拒绝这个重要的真理：[xv]这个世界总是比表面上的一派奴颜婢膝

① 把个人自由和隐秘完全等同起来的做法一开始会对我们的直觉造成冲击，因为我们宁愿把自由同公开和透明联系起来。的确，政府的隐秘做法是对自由的威胁。但是，当我们想象个人的行为时，我们不是相当珍惜“隐私的权利”——也就是，隐秘——吗？如果我们完全是透明的，如果其他人可以轻而易举地阅读我们的信件、进入我们的邮箱、窃听我们的手机，那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自由遭到了危险。与个体自由密切相关的是，个体的一些空间免受政府和公众的侵扰。

让人误以为的那样具有更多的自由。^① 因此,人类理性的真正历史必定是一段秘史:哲学上的保密做法一旦被发现,那人类理性官能就远远不再显得像它总让我们以为的那样温顺乖巧,被特定的文化所钳制。

简而言之,对隐微主义的忽视——通过不让我们看到被隐藏的自由世界——让我们一直都忽视自己,忽视人类心灵令人震惊的力量和独立性,忽视它毋庸置疑的抵抗时空的能力。^②

最后一点。如果这种哲学隐微主义传统的确是一个事实,那立马就让人看到第二个关键事实:我们长期以来无视、拒绝第一个事实。我们被迫感到好奇:我们如何能够错过如此重要、(以前)如此众所周知的东西? 换句话说,到最后,在隐微主义这个问题上,同样也是关于我们自身的重大问题:这种现代世界观的特殊缺陷或偏见到底是什么,以至于我们无法看到这个如此巨大和重要的事实?

① 参阅斯科特(James C. Scott),《统治和反抗艺术》(*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这本著作的题词和主题正是文中所引用的这句埃塞俄比亚谚语。这本精彩、激动人心的作品研究了从属群体(subordinate groups)如何隐秘地维护他们的独立性。这无疑指向施特劳斯式关于哲学隐微主义的观点——作者心里应该非常清楚(或许有些不安)。“西方政治哲学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被写出来,这种政治环境不大允许含义公开透明。”(183n)

② 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其最近关于莎士比亚的著作中,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竟对这一点进行了强有力的解释。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格林布拉特非常看重时代带给作者的种种限制。对于这一点,他可以说是绝不屈服。正如他在第一页所强调,莎士比亚“终其一生都是受制于君主的臣民,生活在言论和出版物均受到监管的严格的等级社会之中。”但是,在《莎士比亚的自由》(*Shakespeare's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这本著作中(书名取得恰如其分),格林布拉特却证明,如果带着对莎士比亚之反讽、农民之狡猾的一些欣赏,莎士比亚实际上把自己表现为“人类自由的真正化身”(1)。这本著作的作者是新历史主义学派(New Historicist School)名副其实的奠基者,但它却才华横溢地描绘和歌颂了莎士比亚不受时代限制的自由。

随着各种现象得到研究,可以看到,(我们的)发现是有趣的,但遗忘是严重的。通过某个研究,我们探索、庆祝我们的洞察力,但通过另一个研究,我们又发现自己瞎了眼。只有通过邂逅我们无法感知(perceive)的事实,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的知觉(perception)有何局限之处,从而开始缓慢地超越这些局限。

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很有意思。但是,许多人可能会反对说,长久以来被遗忘的西方哲人隐秘写作传统听上去相当稀奇古怪。它似乎并不怎么像一个被遗忘的真相,而更像是学术都市的一段传说,由极度沉溺于中世纪观念或犹太法典惯例、或渴望能够有幸进入秘密智慧之殿的学者所开启。

在这个问题上,正反双方的争论都非常激烈。但是,在所有的争议之中,有三点可以说是确定的。首先,如果隐微主义理论是真的,那它就极为重要。其次,我们现在发自肺腑地倾向于相信,这是假的。因而,最后,迫切需要重新、更为仔细地考察这个问题。

此外,对于我们这场冒险,吉星已高照。过去的几十年见证了解释学理论名副其实的爆炸。每个地方都浓墨重彩地意识到了修辞、观众、读者反应、趣味性,以及其他新的或被遗忘已久的文本解读问题。我们关于写作、阅读和出版之本质——关于思想与生活的整个关系——的所有启蒙假设,都受到了尖锐的批判。[xvi]长期以来坚不可摧的范式的崩塌释放了这个时代,使之再次与隐微主义问题相邂逅——一种更为原始的邂逅。

本著作试图通过三个方面来重新考察:首先,搜集和展示能够证明隐微主义的具体历史证据;其次,探索潜藏在这种做法之下的哲学前提的广泛背景;最后,考察潜藏在现代强烈否认存在这种做法之下的相反的前提假设。

致谢

我的朋友和同事们颇觉好奇，我竟然会写这样一本书。有些人真正地热爱隐微解读，也有隐微解读的真正天赋。但我并不是这样的人。我本能地喜欢那些直抒胸臆的作者——所说即为所指，所指即为所说。我无法忍受微妙含蓄。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隐微写作的整个现象都消失殆尽。

不过，它不会。离奇的是，这一现象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现象，且这一现象所颇为重要时，就更会觉得匪夷所思。当然，必须承认，并没有人将这些证据收集起来，摆在大家的面前，并进行相应的解释。我曾经长时间地念叨着应该有人来做这件事。但最终，我决定自己来做。不过，或许由这样的人来做更好：至少气质上同情怀疑派。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感谢温伯格 (Jerry Weinberger)、津曼 (Dick Zinman)、考茨 (Steven Kautz) 和莱博维茨 (David Lei-

bowitz)。在与这些好友或同事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书中的大多数观点逐渐成型并趋于成熟。他们也阅读了手稿的大部分内容,津曼和考茨阅读了整个手稿。他们提出了丰富和尖锐的评论,弥足宝贵。此外,也有其他人对我慷慨相助。他们拿出时间和精力,或多或少地阅读了手稿。对此,我特别地想感谢马卓安(Rafe Major)、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负责此书的编辑裘莱内斯基(John Tryneski)、以及我的姊妹兼终身编辑梅尔泽(Sara Melzer)。另外,我的一些老朋友和老师们的也不断地鼓励我、关心我,不仅给我推荐文献、查找文本,给我提供哲学和语言方面的专业帮助,还对这个课题保持了长时间的兴趣。对此,我要感谢 Robert Kraynak, Harold Ames, Clifford Orwin, Thomas Pangle, Abe Shulsky, Hillel Fradkin, Jim Nichols, Marc Plattner, Jim Ceaser, Richard Velkley, Jeremy Rabkin, Bill Kristol, Charles Fairbanks, Chris Bruel, Harvey Mansfield, Werner Dannhauser, 以及已故的 Allan Bloom 和 Ernest Fortin。最后,我也想要特别地感谢 Till Kinzel 和 Sherm Garnett, David Janssens, Michael Zuckert, Catherine Zuckert, Paul Cantor, Ralph Lerner, Tom Shul, Eric Petrie, Chris Nadon, Daniel Tanguay, Chris Kelly, Tobin Craig, Fred Baumann, Steve Lenzner, Heinrich Meier, Ken Weinstein, Damon Linker, Timothy Burns, Svetozar Minkov, Forrest Nabors, Joseph Knippenberg, Paul Stern, Alex Orwin, Stewart Gardner, Brad Jackson, Anas Muwais, 以及 Andrew Bibby。他们给了我同样的关心和帮助。在这里,我必须特别地提一下拉赫(Paul Rahe),他的作品——特别是他那百科全书般的《古今共和国》(*Republics Ancient and Modern*)——是隐微主义的哲学证据的重要根源。我也特别地感谢克莱(Jenny Strauss Clay)花时间和精力慷慨相助,感谢她出色的古希腊和拉丁语翻译,感谢她

寻找并解读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一些段落。我也要感谢我的研究助理拜厄姆(Jack Byham)帮我处理注释和文献。当然,不用说,这些人并不各个都完全同意我所写的东西。

最深挚、最深情的感谢要给予我的爱妻什卡·达尔米亚(Shikha Dalmia)。正是从她的鼓励、建议和巧妙的“干涉”中,我明白一项无止境的研究该如何继续,期间需要怎样的勇气,最后又该如何停止。

非常感谢埃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以及哈佛大学宪政政府项目(the Program on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对我的资助。

第七章原题为《隐微写作的教学动机》(“On the Pedagogical Motive for Esoteric Writing”),见《政治期刊》(*Journal of Politics*)2007年11月刊。第十章的部分内容先前出现在《隐微主义与对历史主义的批判》(“Esotericism and the Critique of Historicism”)一文中,见《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6年5月刊。第六章的部分内容可见于《理性与社会的内在张力》(“On the Inherent Tension between Reason and Society”),载于《理性、信仰和政治:纪念丹豪泽论文集》(*Reason, Faith, and Politics: Essays in Honor of Werner J. Dannhauser*, ed. Arthur M. Melzer and Robert P. Kraynak,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目 录

前言 / i

致谢 / ix

绪论 什么是哲学隐微主义? / 1

第一部分 证明哲学隐微主义属实的一般证据和论据

第一章 证明隐微主义的证词证据 / 15

第二章 插曲：两个简例 / 92

第三章 哲学隐微主义的理论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 / 113

第四章 对隐微主义的拒绝、抵制和视而不见 / 149

第二部分 哲学隐微主义的四种形式

第五章 惧怕迫害：自卫性隐微主义 / 201

第六章 危险的真理：保护性隐微主义 / 259

第七章 “晦涩”在教育方面的益处：教学性隐微主义 / 323

第八章 理性化这个世界：政治性隐微主义 / 368

第三部分 恢复隐微主义的结果

第九章 隐微阅读新手指南 / 445

第十章 保卫理性：隐微主义与对历史主义的批判 / 501

参考文献 / 561

索引 / 593

绪论

什么是哲学隐微主义？^{*}

据说，斯库西亚的阿纳卡西斯(Anacharsis the Scythian)(公元前六世纪的哲学家)睡觉之时，用左手遮住自己的私密部位，用右手遮住自己的嘴巴。他以此暗示，人应该控制这两个地方，但控制舌头胜于控制情欲。

——亚历山大的克雷芒，《杂记》(*Stromata*)

^{*} [译注]在中文语境中，“esotericism”一般被译为“隐微论”。这里将“esotericism”译为“隐微主义”或“隐微”。

[1]被遗忘的土地,比如,不除草的花园,会变得有些荒芜。因此,在本书的一开始,就有必要极为精确地论述此书所要论证的观点。“哲学隐微主义”(philosophical esotericism)需要同围绕在它周围的众多相关现象区别开来;然后,其内部的分支或变体需要加以清楚地说明。

一般说来,“隐微的”(esoteric)经常被用作“晦涩的”(recondite)或“深奥的”(abstruse)这两个词的同义词,来简单地指任何因其内在的难度、深度或特别之处,而超越了大多数人理解水平的知识。比如,量子力学。但是,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这是本书的目标所在——它指一些因为有所隐藏或隐秘之处而难以理解的东西。这个术语源于古希腊的 *esoterikos* 一词。*esoterikos* 是指内部的(inner)或内在的(internal)。一位隐微作家或一部隐微作品大抵涉及到以下特征:首先,[2]通过一些间接或隐秘的交流方式向一群被选中之人传达某些真理——“隐微的”教诲;其次,同时向大多数人保留或隐藏这些真理;第三(这种特征较为普遍,但严格地说又并不一定必要),为了第二类人,即大多数人之故,传播一种假教义(fictional doctrine)——“公开的”教诲,以此来取代被保留的真教义。